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四卷目錄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韓起

魏哥

五 屈 建

驚掩

任

沈曙

申不

公孫

漢

壬子

田 仁
明 建

土 在

古是
土爰

老 子

卷一

116

請由

阿拉伯

3

1

官常典第七百七十四卷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韓契

按左傳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宣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怠不才讓其可乎請立也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時曰靖克敬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聽之介爾景福惟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

使臣如是則神德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況使臣宣子朝達少傅使謂韓愈仁仁使亦公亦大夫九年夏韓愈歸老於棧壘而韓愈士勸上之使佐上

十三年夏晉侯寔薨於緡上以治兵使韓起將上辭以趙武之使使武將上臣不知韓起之將也冬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謂韓起曰晉士起將韓起事於秦旅無他事矣王問之曰韓氏其昌早於晉辭不失舊二十七年夏宋何處善於趙文子之

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曰趙之將討之弗討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王美晉人許之

也觀者於大史氏使韓宣子與齊春秋曰問禮盡在武子賦韓之章章子賦韓子武子拜曰敢拜之季氏有嘉稱焉宣子樂之武子曰伯穀不封無樹以無忘乃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爲召宣子曰非如齊樹棠仁子雅子雅召子旌使見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季子信之曰夫子子也君子有信其知之矣自晉將於齊樹棠後之北宮文子賦漢宣子知木七年秋八月襄公卒晉大夫賦宣子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焉晉晉焉爲庶其賦人而取其地故謂侯武詩曰鶴鳴在

弟慈難文已死喪之戚實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申悅友人誰敢歸之今又不得不於宣子說使歡乎歡是甲辰反歲田十六年三月晉師起時於鄆鄭伯卒于官有瑗其一在鄭南宮子闕鄭伯子產弗與曰驢子非官庶之尋焉也豫君不知子叔叔子謂曰驢子曰驢子無號求吾國亦不可以貳晉國之事其國怨德之何及吾子何憂於一環其以取情於己不可惜也若庸有譏人交圖其間免禍而助之以與其國也豈求與之乎子產曰非魯曾而有二心將終討是以典與忠信故也儻爾君子非無剛之難立則何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徇其以兵之劍繫之有吾且為郕邑割失矣若婦子產命以使爾求主食浮其矢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驢子成貪驢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亦不銳乎驢子買諸賈人既爲賈人曰必告君大夫驢子請曰幸曰日起去夫現執政弗費弗敗也便也合員諸商人商曰必以聞欲以爲諸子產對曰昔我先王姬公唐虞夏商皆出自古周禮次比擬以相臣也斯後我族無強貴母或勾奪衡有利市賈賄我族無知時此賢寶故能相保以至至今吾子以好家厚而親邑邑辱事商人是致敎邑皆當安也母乃可吾子得玉曰天下諸侯必不爲也若夫國而不共無害鄰也亦弗爲也儻若獻玉不知所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四卷目錄

政事部各臣列傳四

周四

趙起

趙起

伍舉

申不害

漢

郭都

任安

杜延年

尹賞

何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蕭實

其仁知是則神經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虎茂

使臣子朝達者皆伏謂無仁仁使軍公族大夫

九牛夏轉起少於驍衛而驍衛士勤上之使佐上軍

十三年夏管侯寬於縣上以治兵使韓起將軍上軍

辭以建武又使韓起將軍上軍不知韓起將軍上軍

武君其聽之使建武將軍上軍韓起佐之二十六年

冬管韓起子卿子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軍將時

事於幸無軍事事王國之曰韓氏其昌早於晉平

辭不失舊二十七年夏宋何成善於趙文子又善

於令尹子木欲河請侯之長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

孟謀於清大夫韓起曰兵民之疑也財用之費小

國之大節也將至頃之經曰不可必善許之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昭

公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于來聘且告爲政而果見禮

也觀書於大史氏見其辭魯春秋曰則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東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

武子賦詩之章韓起子賦詩曰季武子拜曰敬拜子

之彌綈綈也慕君有星矣武子賦詩之卒禮既享矣

于季氏有嘉樹焉豆子樂之武子曰伯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所弓遂賦甘棠子曰已不堤也無以及

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卿子卿召子旗使見宣

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卿子卿見宣

子謂之知子旗大夫多矣唯晉子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子卿子卿於衛侯侯

之北宮文子信其有以知子卿子卿於衛侯侯

之北宮文子信其有以知子卿子卿於衛侯侯

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晉晉不禮

焉其其欲入而取其地故請侯侯詩曰鸛鳴在斯見

弟急難又曰死喪之虞兄弟見兄弟之難於是

乎不弔况遠人誰救時之今又不得於衛之詞衛必

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起子卿子卿使獻子

如衛平且及獻子十六年三月晉韓起將於鄭鄭

伯平之宣子有瑣耳一在鄭宣子高諸卿伯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事尋也鄭君不知子大板子卿

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獻晉國韓子

不可信也若屬有說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

其因惡悔之何及晉子何憂於一環其以取信於大

國也宣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信晉而有一心將終

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衛國君子非無聞之難正

難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

求將何以給之其共焉罪茲大國之責無禮

以斥之何憂之有且焉鄭已則失位矣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焉食浮其失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

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爲用之且吾以王寶罪

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買人既成貪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弗弗取

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獻子以爲諸子產對

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之比賴以交

殺此地鄭之遂焉華而共爲之世有盟誓以相信

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母或勾奪爾有利市賣賄

我勿與知特此賢實故能相保以至今吾公子以

好來平而爾能色華商人是以敬色已皆吾公子以

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

而共無害鄭鄭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

而共無害鄭鄭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

而共無害鄭鄭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

而共無害鄭鄭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

而共無害鄭鄭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

之在乾之婦曰潘施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之兆飛龍在天其大元龍有悔其坤曰見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龍能物之獻于社稷五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畢舉爲祝爲元冥不失職遂濟窮黎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盤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家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三十一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禮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親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動戊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閭閻焉如農夫之望歲權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樂施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賓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今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助諸侯用東諸侯連辟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關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廟之范厥子謂諸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暫勿異知可也從王命以紆諸侯晉國無憂是不濟而又焉從事諸獻子曰善使伯父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告告于諸侯遲速莫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歸陳不信如京師會諸侯曰天子有秋祭尊卑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侯曰魏子必有大事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時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謀敬天之治不敢驕驕取千位以

作大事乎己丑土曆年晉成周計丈數據高平度厚澤何溝諸卿士方議還遺事期計從庸慮材用費僥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土書以授師而效諸卿子維周子臨之以爲成命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晉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源氏觀虎侯曰將建天子而魯伯以令非義也大事奸擬必有大咎晉大夫諸侯疑其不克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魏子及原春過而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前范獻子去其棺柩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屈建

按左傳載公二十一年冬楚使使于焉爲令尹公子駒爲司馬屈建爲莫敖二十三年夏屈建從陳侯國焉二十五年秋九月楚薳子焉卒屈建爲令尹屈建爲莫敖尹在板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木遂以有師先子驪息桓子捷子駟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倍其間七日子驪曰入將墜陷陷乃禽也不知速戰勝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速戰否則亦觀之乃可以免不於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得諸其軍簡師禽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十二月楚子以滅舒鳩爲子木解曰先夫爲子之功也以吳爲掩二十七年宋向戌成於越文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再請後之兵以爲各知晉趙孟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知齊人許之在左師趙孟人許之告於小國爲會於五月甲辰晉趙孟至於未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孟于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七百七十四卷政事部

陳須無斬石墨至甲寅會公從趙武至丙辰郭申公至壬戌成公于燕厥先王成官于晉丁卯未向成如陳從于木成官於楚戊辰陳成公至于木向成如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成復於趙趙趙孟曰楚君齊秦也晉之不能於齊齊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使秦君居於魯魯君若使秦君不問諸侯于齊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驪孫諸王曰釋齊秦使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于晉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晉許之大夫皆至以潘爲軍皆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華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秦乃不可乎夫諸侯盟信於楚是以來服者不信是秦其所以服諸侯也盟諸甲子子木曰晉楚無信不爲矣事利而己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夫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亡三年來遠志而棄信志將遂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晉楚事先晉人曰晉國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楚楚弱也且晉楚和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降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勝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無不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王牛宋公衆事晉楚之大夫趙孟爲蔡子木與之言弗能討使叔向待晉焉子木亦不問於趙趙乙酉米穀於諸侯之大夫盟於晉門之外子木對於趙趙乙酉米穀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違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辭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當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辭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二十八年冬十二月楚屈建卒趙文子襄之如問盟也

楚掩

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爲掩而馬于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子爲掩焉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舞京陵表澤曲數陂澗泉池町原防牧隄卑并行決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楚子以賦舒鳩實于木辭曰先大夫之功也以與焉掩三十年秋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中無字曰王子必不覺晉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處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伍舉

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舉與蘇大師于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平王子平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送奔晉聲子將如晉適之於鄭鄭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行也吾必復子于木宋之諸問皆故焉且曰適使於晉適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諮問皆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實對曰晉無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晉卿材也如杞梓皮草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生聞之善爲國者實不倍而不濫實倍則懼及淫

人利欲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遇害情無還與其失節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楚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無經惟失善也商賈有之曰不借不濫不敢忘皇帝命于下國封建廣福此謂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民不能賞以春復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罪加罪則飲賜此知其刑勸實也賈利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業此以知其刑畏也風與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刑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藥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謀我車之殿以爲謀主楚國之役晉將通夾析公曰楚師輕賈賈賈薄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通晉人從之楚師皆潰晉遂伐蔡蔡沈獲其君敗申舉之師於桑林復申掩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先舉夏則析公之爲也掩子之父兄得難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掩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鄆角之公皆將通夾掩子致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喪二入役歸一人簡兵蒐秣秣馬秣食師陳夾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因楚師皆潰晉陸彭城而歸諸宋以領石辟楚夫東夷子幸死之則掩子之爲也子儀以爲謀主奸桀北伐通吳于千室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奸桀北伐通吳于晉般吳般楚之車車射御縱使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吳取闕克棘人州來楚能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救之亂伯賈之子賈靈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鄆城之役楚將壓晉軍

而陳晉將遇夾賈黃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城陳以當之樂范將行以參之中行一卻必亡二穆吾乃四起於其王族必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黃師燔子反死之鉞振吳與楚失諸侯則而賈黃之爲也子木曰是皆輕矣聲子曰君又大有善於此故舉事於申公于子平得民而亡君大夫爾報舉安實置之陳而率師以復而望曰楚幾敗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復之經以比較向依若謀晉楚固不爲也子木懼之諸王益其兵嚴而復之聲子使椒焉逐之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公于闕至入闕王族繼而赴之孫王於細繡之鄉故使赴於鄆臣衆聞而爲之辭焉對曰寡大夫聞伍舉之曰其王之子則爲長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一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意惠賜則於夫曰楚之從交相見也以廣之不傷寡人願結驪於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報鄭以請於諸侯晉侯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命焉椒舉遂請晉侯侯許之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也爲卿今始得諸侯其德雖大之謂否有孟澤之舊成有樹膠之夏有鄭宮之劉程有遼山之會舊恒有百變師習有賤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仲在諸侯矣其也若其焉焉王曰吾用鄭桓王使師價於左師寡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執少奸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
座為中庶子公叔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相公叔
親往問病公叔病有知不可諱將余社授何公叔
曰車之中庶子公孫純年雖少有奇才願王棄國而
聽之王嘿然曰王許諾而公叔座名執謂曰今者
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公叔座名執謂曰今者
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不許我我方先君後
臣因謂王即弗用執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兄禽執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
言殺臣乎卒不去蓋王既去而左右曰公叔病甚
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執也豈不悖哉公叔既
死公孫純問泰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德公之
業東復使地還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請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
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
諸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問惜矣後五
日復求見執執復見孝公益忿然而未中旨罷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執執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執執復見孝公公善之而未用也罷
而去孝公問景監曰汝善善可與語矣執曰吾說公
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知我之美衛鞅復
見孝公與語不自知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若君之驕甚也執曰吾說公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得且賢者
者各於其志願名下安能屈辱得數十年以成
帝王乎故吾以張國之術說君若君大說之耳然亦難
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執欲變法恐天下

議已新執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貴人者之
者固見非於世有無名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之
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
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
曰善其言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者不變法而
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置而民安
之衛鞅曰謹之此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
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
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
作法愚者制俗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驥曰利不
百不毀功不十不易法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
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
殷不易禮而亡亡古者不可不而循禮者不足多孝
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
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者腰斬告者與斬數首
同賞匿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
倍其閭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
重刑大小傳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不力及怠而貴者棄以為收掌宗室非有軍功不得
為高爵賜書車衣帛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衣服以率次有功臣者數級無所失率令
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木於大市南門郭市
南門徙民有能徙徙者五十金民於其教徙
復曰徙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
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穆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
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者親也不可聽則刑其傅
公子虔誅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
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秦人足民費於公
戰怯於私鬪郭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
令使者衛鞅曰此言亂化之民也盡逐之於遠城其
後民之居三年作為築冀園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居者為室而軍小都郭
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
賦稅平平十補償衛丈凡行之四年六十度復復約
制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太子致於孝公請使軍
其明年衛鞅魏兵於高陵秦太子甲殺將軍驪涓
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魏人之有腹心
疾非幾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秦之西都安邑
與秦界河而獨據山東之利則西侵秦秦則東收
地今以君之賢聖國魏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濟
侯呼之可以因此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徙秦
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
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
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相與公相今俱為
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秦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秦會盟已飲而衛鞅飲甲
士而襲虜魏公子卬攻其軍置殺之以歸秦魏惠
王之兵敗於齊秦國內空日以閉恐乃使使制河西
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遷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
曰寡人恨不以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遷秦封
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王室衰敗

多惡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日之得見也從孟蘭
皇今執爵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凡有言
曰推賢而戴者趙良不肯而王者選僕不肯故不敢
受命僕聞曰日非其位而居之曰食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食名使聽君之義則恐僕食位名也故不敢
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強辯有旨曰自卑也商
君不若選賢與之選無為問僕與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
女之別大害萬國譬如劍衛天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穀之不如一士之謂巧王兩拜以昌殷紂墨
以亡楚若不以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諾有之矣親言事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賊也夫子果終日正言執之藥也執將事于
子又何辭辭趙良曰夫五穀大夫利之師人也聞秦
舉公之賢而親望見行而無資自溺於秦客被視食
牛期年謀公知之事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十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教割國之禍發敵封內而巴人致實施德諸侯
而人攻秦服由全聞之欲圖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
也勢不坐棄不義遂行於國中不從事乘不相干
之功名親於府庫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歡勝者不相持此五穀大夫之
德也今君之見秦主也也秦人畏君以為主非所以
為名也相秦主以百姓為君而大害萬國非所以為
功也刑歸天子之師備待君民以駭刑是猶怨害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奇民之勢上也捷於今君又
在邊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秦人曰冠
秦之實公子詩曰相鼠有禮而無禮人而無禮人不
道近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度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親視權而公孫賈詩曰得人有異
失人者雖此數事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
十乘從車數甲多力而駢者為驂乘持矛而後闕
轍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者曰侍養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降十五都澤國於鄰國秦主願歲欠之士養老
存孤教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貴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重客
而不立則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起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度
之從告商君欲反發使更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
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驕
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故一至此哉去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歸商君商君欲之
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魏人魏弗釋不可
逐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巴其徒屬皆兵北
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池池秦惠王車裂
商君以徇曰吳如商君反者逐滅商君之家

漢

賈誼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滿天下所少事賈
誼等平陛下報自輕秦宗廟太后上還從亦去太
后問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濟南朝氏宗人三
百餘家素積一十石莫能計於是皇帝乃拜都為濟
南太守至則族滅朝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都中
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有氣力
已倍強而仕身固常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都還為中尉丞相相繼至貴倖也而都攝丞相是
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辭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尉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海上而都謝不
許其使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
自發賈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
乃使使持節拜都都為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都都節居邊為良主竟拜都死
不近厲門何奴至為偶人乘都都全騎歸其能中
見傳如此何奴忠之實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帝
曰都忠臣欲釋之賈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都於
是遂斬都都

田仁 任安

按史記褚先生稱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
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家諸人少少貧貧因為人將
車之長安來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
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獨劉道近山
安以為幸長邑小民無豪傑高也安復為人求求益平
安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獲任安常為人分廉虎

少卿分別不日。有略略地復合會者數百人也。任
性頗狂。小恙即驚風。人皆喜曰。無傷也。但
後陰陽三老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平上。行
出游兵幣不同反矣。乃爲衛將軍人與田仁俱促
爲食人告口。同心相愛。曰。人家貧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使吏役。恐遇罵罵兩人不悅狀。臣竊言曰。
不知人畏我者也。仕安曰。將軍尚不知有人何及家監。
也。傷痛督從前入還平。國王主令今兩人興神歎
同居而食此一人。彼刀則斷席別生家計。怪而惡之
其欺哉。然其後竟果擢衛將軍。舍人以爲卽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者。各以較馬牌衣玉貝御飲入奏之。
實買大車十餘輛來過衛將軍呼所集舍人。
不以通問。夫乃越趨去過衛將軍呼所集舍人。
將者領出曰。聞之。將門之下必有虧損傳曰。不知
若君殺我所使。而我子祀其所友。今有詔果將軍
令人着衣。以視將軍而知能駭奇文武之士也。今徒
取吾人于土下。一無智略如木倩人之禍福乎。曰。
李之何於是提印與召衛將軍舍人百人。餘人以次開
之得田仁仕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
畢見此兩人。良笑不絕。遂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
服新衣。乘車而出。日言執轡如有稅從於我者何。
若君自爲駕。勿失此言執轡。如有稅從於我者何。
也將軍不得已。藉以開有謗名臣衛將軍舍人。此
二人甫見說詞。便略相推排也。田仁封曰。提杆鼓立
軍門。使人悉逐敵國不入。又任安在任安討曰。一
決疑定是是非非治官使百姓無心不安不及仁也。

武帝大封功臣，帝是任安擁北軍使田仁護邊田於
河北，此後長安史田仁上書言田下郡太守多爲
利三河元臣諸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
貴人與公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
下郡是時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受
兒子弟也太守石氏石相子孫也時石氏九人使
二千石方田田仁獻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
詣田田曰卿曰吾非敢有言言也願少卿相迷浮
也仁曰能三三河太守皆下吏惡臣仁還奏武
帝詔以仁爲刺長安監相田仁爲相司直威振天
下其後遂亡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
司直以爲今上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
諸侯迫是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貴丞
相何爲糾正丞相對言使司直守城門而開天下
上書問田仁田仁曰直司直下吏誅是時任安
爲北軍使者將軍上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節令發兵受拜受節人閉門不出武衛關之以爲任
安爲保甲不傳事也任安怒詈北軍錢官小吏小
吏上書言之爲受太守何言言與我其姓好者嘗
上聞或言曰田仁也見民起欲坐觀成敗者嘗
者欲合從之有禍心安有當死之罪其吾嘗活之
今懷詐有不忠之心安更誅死

胡建
按漢書本傳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置建

歐陽修之過軒者其卒曰呂夷與公有所殊吾取之則校新堂之軒於是常速至焉日監御史與陳南公別列坐堂上建德從後上臺下拜謝因入堂

皇走卒皆上建德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南曳下堂皇

上之遂斬之監御史陳南公皆得職不知所以建

已有成矣在其境中遽上奏曰監軍將軍以武

威盛謀謀以禁禁今監御史公身軍中以求實利私

買賣以與土而不立兩敵之命徒征之節亡以帥先

法曰監軍定奪不公用文書之權不至取法武南李

大士夫失守失守不公用文書之權不至取法武南

曰監軍定奪不公用文書之權不至取法武南李

開法曰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承

問曰司馬法曰國書不踐上客謹以問陳南公

之文何氏建意以待客也或將決刃而擊致民志也

外又欲兵建意以辱名名後為滑城令治其有辱

昭帝幼幼上上官將軍與帝密謀主私夫上督

人相居外人輸恐恐京兆尹樂昌使客射殺之客

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

之與外人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上主

主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主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傷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毀

官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杜延年
按漢書本傳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

軍需光采政以延年二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
元四年益州留夷反送年以校尉將軍南陽士驍益州
還為謀大夫左將軍上官家父子與蓋主王孫謀
逆亂賀相田使者燕食知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惶懼移病以諂延年延年以開萊等伏辜延年封為
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義有忠節由
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特判罪延年輔之以
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逃父故吏
侯史吳復還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
王平與少府徐仁譚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
而侯史吳賊之非臣反者適遇為隨者也即以赦之
除吳罪後待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
不讓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放三百石吏首匿還
不與庶人臣隨從者等吳不得赦來請理治勸廷尉
少府徐仁者少府徐仁即丞相子千秋女壻也故千
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與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督朝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策議光於是以千秋指召中二
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
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奉記光爭以為高縱罪人有常
法今更詔吳為不道治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恃
而好為言於下盡其意行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
可棄也聞者民臣獄深史為峻詔今丞相所議又
私事也知如是為丞相相與不合衆心舉下諫諍庶人
獄議流言四布延年竊恐不合衆心舉下諫諍庶人
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案市面不及丞相終

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
承流武帝垂御歷之後數為大將軍光元年歲比不
分流民帝遂宜休養天時及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
心諫民意年歲宜休養九納其言舉賢良通經術
徵省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載下延年
平處復奏言可官職者至為屬令或丞相知除用
蕭咸以秋關及抵其罪法者與兩府及廷尉分奏駁
帝未疑疾歿天下名醫延年與兩府奏帝崩召邑王
即位詹大夫將軍光前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
昭帝帝養於掖庭黃皇曾孫延年中子作相愛善
延年知會孫得美勸光安世立為皇帝即位褒賞
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封所食
邑凡四三百戶皆有司路足策功大司馬大將軍
光功過還太尉封侯賜物車馬安世丞相相卿家
功比丞相相卿家前將軍蕭何增相卿大夫奏功比蕭
何侯還舉大侯杜延年功比丞相侯劉章後將軍趙
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官
封侯益士延年為人安和儒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
信之出即奉備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實錄
還當數千萬程光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
年崔氏傳人欲逐之而丞相相卿相是年實用事
官職多益還考案但得苑馬苑多死官收錄之衣食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復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
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不進上以重書讓延
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案強郡中清靜居邊上
使匈奴賜延年豐貴車馬一十匹從匈奴河太守治
其有各五萬中人俄人為御史大夫延年居官府不

敢當爵位年臥病勿易其處是時西夷和海內平延年
祀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
節賜延年黃金百斤酒加致醫監延年遂稱病為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日薨諡曰敬侯子復嗣
杜杜
按漢書杜周傳延年子殺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
蕭何將軍擊匈奴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馬門太
守父是年薨徵脫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陽縣每冬月
封其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
徵貴民流永光中西元反獲斬上書入錢穀以助用
前後數百萬錢第六子至上官少弟熊歷五郎二
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
名
尹實字立
按漢書本傳實字千心鉅鹿衡氏人也以御史察廉
為僕相長舉茂材舉邑令左馮翊薛宣奏實能治劇
徒為類卿今坐疑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郎令永始元
延間上息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父通經侯
藏匿亡命而北地大案浩商等殺殺義長妻于
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追探求逐黨與詔實召
捕久之乃得長安中發獲多聞里子年輩疑實受
受刑報報相與探九為彈得永九所吏吏得黑者
所文吏白者主治長城中獲暴起則劫行若泥傷
橫道抱數不絕實以三補高第守長安令得查切
辟為從事實至治長安獄舉地方深各數文致令
辟官從以石父覆其口名為長安乃郎官實按史與
御史李長長正父老伍人籍舉長安中郎薄少年惡

子無市鄉商販作賈而群衣因服被緹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實一鄉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政捕首効以爲通行飲食豐盛實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穴中百人爲輩獲以次石數日查極視皆相枕死便與出案考門恒東署其姓名百日後遇令死者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歎故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恒東少年場生時原不難杜骨後何難實所置置其魁布或故吏著家子失討應職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實其罪罷令立功以自贖實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盡爲其於凡吏實觀事數月盜賊止郡因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安關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實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實爲右輔郡尉遷執金吾督大森將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特其產廢其於食好坐感懷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官尚威嚴有治辦名

蕭育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夫將軍王鳳以有名父子者才能除爲功曹蕭望者使何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諸君第六而漆令部屬見貴問育爲之請狀風怒曰君課第六衆自脫何假汝爲左右言及能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會當以職事對育出曹署佐園卒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謂

曹也遂越出欲去官明日詔名入拜爲司隸校尉有過扶風府門官屬按吏數百人拜駕車下後坐失大帶章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何奴復舊官南郡太守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鄭名號策子政留山爲吏久不伏奉育爲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傳子長厚免官風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有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數百人殿中受策安陽南郡太守送賊盡爲家厥書之以太守威信衆者故安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爲民除害至元元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至南郡太守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舊官爲人最後尚威居官數免稀運少與陳咸相傳爲友及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實爲故長安去語曰蕭長結綬王官諱冠言其相蕭望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是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一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未尚爲杜陵學長爲成育所舉授人王氏後連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刺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博後有隙不能將故世以父爲難

蕭廣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廣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選淮陽泗水內史張堪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進數增秩舉金後召爲復舊職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何奴至司隸校尉官

蕭由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字子瞻爲丞相西曹掾將軍張遂請者使何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七百七十四卷政事部

遷太原郡尉安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相良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指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吏帝崩復爲士尉封京兆左都尉封江夏太守平江賊威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和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數由爲大鴻臚會朝不及實賢遷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至吏一千石者六七人

何武

按漢書何武字子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葉家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舉使蜀士王蒙舉漢陽作中和樂職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震等共習歌之是時王帝備武故故事求遷達茂興士召見武等不宣至上曰此盛德之事若何足以爲之武以興爲得師武等歸自龍武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親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郎令至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憐之武弟顯家法有市籍祖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詣失求開捕趙舉不顧怒欲以史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祖稅後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久宜乎武卒曰太守自商爲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章服罪者爲解脫見之而已不履楊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體輕望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制以其大德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因徒有所舉以屬郡望曰後遇生何知過亂人治者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所舉望自免後爲博士改武

於朝廷武閥之終不勝其怨而聖子寶客爲奪盜得
擊虜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快之卒得不死自是
後聖漸服武每奏至京師聖未嘗不進門謝恩武
爲刺史二千石有非時舉奏其數與與不尙敬之
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
問聖田頃數五較美惡已過見二千石以爲常勅武
爲郡吏時奉太守何壽海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
故厚之德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廣江長史時武奏
事在郎署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斷及故人
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驚
下未嘗自見卿等其情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
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道義退思更治行有
茂異民有懷遠者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
之不待已召見即題額張中廣江太守舉之其守法
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蘇宣敬
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就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
免久之大司馬陶璜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充
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從亮尹一歲坐舉方正所
舉者召見案罪并拜有司以爲議衆虛僞武坐左遷
地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數和元年都史大
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武帝欲修辟雍通
三公官即欲徵史大夫爲大司馬武更爲大司空封
紀鄴侯食邑千戶紀鄴在郡縣不其哀帝初即位東
宮大臣以南海王太子嬰稱人爲丞相侯增邑千
戶武爲人仁厚好士長樂卿人之舉爲楚內史河南
魏在沛郡厚恩長爲公卿之朝廷此人顯於世

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爲恭侯朋黨同文吏必於舊
者開舊者必於文吏以相參徵故史先爲科綱以
防詭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郡國
大夫司空其治吏共奏言仕者舊侯王斷獄治
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主中尉備盜賊今主不
斷徵與政中尉官能離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
一視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嚴相瞻不
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風
犇卑之序平輕重之權解曰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
爲九卿時奏言五卿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
更置州牧後皆復故語在朱博傳性內史事施行
多所舉奏號爲煩苛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諸賢其材
不及也而廷尉直道惠之武後母在郡道更歸還會
成帝崩史忠過路有盜賊傷母止左右或讓武事
親不爲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免武曰若舉錯俱
皆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
上大司空印綬被賜就國後五歲諫大夫施言數稱
寬之天子咸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
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
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
莽徙弟成都侯王鳳爲侍中攝攝太皇太后指曰哀
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徵之事皆兌太后爲
謝上以太后故不忍怨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
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
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放大司馬董賢印綬
節有司舉又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爵位辟下傳衆
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

皆舉莽武爲前將軍莽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
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權上官
持權凌危殆幾今孝成帝哀此世無嗣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
舉皆兌武就國後莽遂爲宰衡除祿不附已者元
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違使
者乘傳案治寬與進引諸所欲誅上黨飽宜南陽彭
傳杜公子郡國奏保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誅中大
理正權重武武自說衆人多免武者莽欲厭衆意
令武子况嗣爲侯諫武曰刺史保其位免免爲庶人

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收劉璋以爲牛韓
江原長成都令蜀士富實時修奢侈之風家僕服
王食婚娼婢送嫁家產有窮車以儉惡大其食防
過節爲之執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異而不犯然縣
界東陳仲和嚴法毀陳仲和爲巴東屬國都尉民
老婦相攜乞和者數千人瑤瑤留二年遷益州
太守其清約如前與陳仲和從事務性誠心南土愛而
信之先主起蜀徵仲和爲軍中郎將軍與諸將謀
葛亮並遷至將軍大司馬府事職可謂其共爲歡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餘機衡二十餘年死之
日家無儋石之財後復爲丞相與羣下曰夫參署
者集衆成衆是也若薄小嫌相違實損損矣
遺種而得中猶泰黎騰而獲珠玉儼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益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於士反來相居若初能器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
勤有思於國則亮可少退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廖
復從亮於後度數有諫止雖委性節略不能悉納然
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
追思和如此

馬良

按馬志本傳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第五人並
有才名鄉里良爲弟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
白毛七故以稱之先主領劉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
蜀諸葛亮亦從往見亮亮曰聞君兄也夫
拔此天祥也吾弟應期皆世業光顯此見矣夫
雙用推應善善則於以爾才宜遠其將若乃和光

份遠德德大衆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實妙之言
正應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仲之牙
曠之調也雖非期期敢不驛即先主拜良爲左將軍
接後遺使良拜領先主命衛國命歸一宗幸甚良
介於將軍先主曰君試曰政文良曰即爲良曰君
接良良通聘機好以結良吾奉之勸其古士納
楚之令辭於這大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得心存納
以懸聘命惟敬待之先主稱善以良爲待中及東
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與吳衆皆受印
號成如應百會先主敗後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
良子秉爲騎都尉

霍峻

按蜀志本傳峻字仲遠南郡枝江人也兄雋於鄉里
合郡曲數百人焉卒荆州拔劉表令峻領其衆表卒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段南南
還劉璋降峻峻守段南城張魯遣將楊懷來共
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南乃退去後將
扶桑向存等歸峻人由關水上攻圍峻曰一年不
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何其忠還轉峻出擊大
破之即斬存自先主定蜀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
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將軍在官三年四十卒
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
有功於國欲行爵遂親率車馬臨會葬因置棺墓
上當時樂之

張魯

按蜀志本傳魯字子君蜀郡成都人也治公平持
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魯有理敬提是中夏

韓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領復長益州署從
事領後司馬張飛自利州由梁山入璋投奔兵拒
張飛於義陽山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請先主
先許以禮其害而安其人也益州城門乃開先主以
爲良巴郡太守是爲司中令郎將軍作職之督先
是益州郡太守正昂常率軍鎮守恩信著於南土使
命則旋還還孫權乃以爲蜀爲益州太守復往至郡
遂起趙不實假鬼欺曰張君如氣意外離澤而內
實不足殺今縛與吳於是遂還於權會先主統
諸葛亮道郭芝使吳亮令言大可從權諸葛亮自
至吳數年流徙伏匿稱未之知也故許遂還諸葛
發韓乃引見問魯曰周車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黃
土風俗何以乃爾乎魯對曰愚以爲車氏之寡女猶
賢於買臣之雙雀又謂魯曰君還必用車西朝終不
作田父於關里也將何以報我魯對曰裔負罪而歸
將受命有司若蒙微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
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失歡悅有魯裔
之召裔出關深悔不能歸魯即便就船倍還行權
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
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
駐漢中書以射擊校尉領南郡府長史常稱曰公實不
遠道則不可近許其功可以無功明年不可以爲勢免
此還蜀之所以食息其身者也其期則北出亮許
送者數百車衆益歸魯魯與其親曰近者涉遠道
夜復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
之疲極欲死其誠謂流連過此類也少與楊爲楊恭
友魯恭早死遺孤未數歲魯適官分屋而居魯恭